



是外表類似的另一種，因此為文介紹，以饗同好。請見拙作——「香椿」：<http://blog.xuite.net/cshuang2/twblog/155813505>；「鹿角漆樹」：<http://blog.xuite.net/cshuang2/twblog/140173347>

臭椿、天堂樹 (Tree-of-heaven, 綽號 Tree-from-hell, 學名 Ailanthus altissima), 苦木科 (Simaroubaceae), 臭椿屬 (Genus Ailanthus)。臭椿中文原稱「樗」(音書), 即自謙為無用之材的「樗材」, 原產於台灣及中國, 生長在氣候溫和的地帶。雌雄異株, 有奇數或偶數羽狀複葉。這種樹木生長迅速, 可以在 25 年內達到 15 米 (50 英尺) 的高度。「臭椿」這中文園藝名, 源自這樹雄花及枝葉的臭味。

屬名 Ailanthus 源自馬來群島安汶島 (Ambon Island) 語 ailanto, 意為「天國之樹」或「觸及天空的樹」, 因此它的英文俗名為「天堂樹」(Tree-of-heaven)。註: 安汶語是印尼東部傳教士, 以羅馬字母音譯的馬來語。此樹在 18 世紀 40 年代從中國傳至歐洲, 在 1784 年傳至美國。最初是作為一種美麗的花園樣本而受到歡迎。



Detroit MetroTimes 曾稱它為「貧民窟棕櫚樹」(Ghetto palm), 因為它可在城市髒亂、破舊的貧民窟、垃圾堆, 或廢棄、荒蕪土地的一角, 生長茁壯的能力和習性 (它的葉型乍看之下, 有點似於渡假海灘婆娑的棕櫚樹)。



然而在園藝家熟悉了其生長「根吸枝」(Root sucker) 習性, 種子到處可以萌芽生長, 且砍伐後, 這種樹還會茁壯地再次發芽; 此外, 它又會產生植物毒素抑制性物質 (Allelopathic chemical), 以影響、排斥其他植物生長、生存與繁殖, 而成為入侵性極高、而難根除、令人頭痛的樹



臭椿 黃慶三

種, 因而有「地獄樹」(Tree-from-hell) 的綽號; 加上整棵樹稍俱難聞的氣味之後, 特別是雄花為了吸引傳粉的昆蟲, 而發出較濃的臭味, 這種熱情便快速的銷滅。

儘管如此, 它仍在 19 世紀廣泛用作行道樹。除歐洲和美國之外, 這種植物已傳播到很多超出其原分布地的其他地區。1800 年代, 一種原生於中國的野蠶「樗蠶」(Ailanthus silkmoth, Cynthia moth, 學名 Samia Cynthia), 它以臭椿葉為食料, (不同於馴化的「桑蠶」 Bombyx mori?, 此拉丁文意為 Silkworm of the mulberry tree), 傳入美國東部, 也廣植臭椿樹, 希望能造就成蠶絲業, 2 但沒成功。目前「樗蠶」只零星生存於康乃狄克州至喬治亞州海岸, 西至北肯達基州地帶。

1943 年, Betty Smith 的最暢銷之書《布? 克林有棵樹》("A Tree Grows in Brooklyn"), 即以適應性強、對土壤要求不嚴、抗風、耐煙塵、耐污染的臭椿為主題或象徵, 來類比逆境中成長、茁壯的能力, 也闡述閱讀如何讓人生變得鮮活, 知識能夠改變命運, 家庭的力量, 可以支撐 (貧窮) 孩子實現夢想, 等等。

「紐約的布魯克林有一種樹, 有人稱它為天堂樹, 它是唯一一種能在水泥叢林成長的大樹, 不論種子落在何處, 都會長出一棵樹來, 無論是在圍滿木籬的空地上, 或是棄置的垃圾堆裡, 它都能向著天空, 努力生長。」

這本書首次在美國出版後, 便成了美國的超級暢銷書, 影響了千千萬萬的讀者。由於這最暢銷書, 臭椿樹似也因而直接、間接的融入美國文化、生活的一部份。可說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知名節目主持人歐普拉 (Oprah Winfrey) 曾說, 這是影響她一生最深的十本書之一。

臭椿有三個變種: (1) 原生於中國的原變種 (A. altissima var. altissima); (2) 原生於台灣北部高地的台灣臭椿 (A. altissima var. tanakai), 它有稍帶黃色的樹皮、奇數羽狀複葉, 因建築與工業建設使棲息地喪失, 而成瀕危物種; (3) 大果臭椿 (A. altissima var. sutchuenensis), 它的區別為擁有紅色的小枝。

由於傳說可以治療從精神疾病到禿頂的各種病症, 臭椿也在無數中文醫學文獻中被列出。其根、葉及樹皮至今仍在中藥中, 主要作為一種收斂劑使用。5 它的樹皮常做中藥用, 稱為「椿皮」, 可清熱燥濕, 止瀉、止血等; 用於赤白帶下, 濕熱瀉痢, 久瀉久痢, 便血、和崩漏。

一般用種子繁殖, 對土壤要求不嚴, pH 的適宜範圍為 5.5~8.2, 但可忍受低 pH 值 (低至 4.1, 例如礦坑排出的附近), 因此常用來綠化、回收礦區。所以臭椿是荒山造林、庭園和工礦區綠化樹種。但在重粘土和積水區生長不良。木材可供建築、製人造板等。根皮、莖和種子供藥用。葉可飼養樗蠶。



深夜的世界 孟悟

許多年前, 我在一家高科技公司上班, 公司有兩個員工的名字雷同, 都叫艾瑞克, 大家怎麼稱呼他們呢? 一個叫大艾瑞克, 另一個叫小艾瑞克, 這跟中國的習慣倒是一致。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 公司有兩個黃紅, 很自然, 一個是大黃紅, 另一個便成了小黃紅。

公司裏的大艾瑞克跟大家一樣, 早晨八點鐘來上班, 晚上六七點開車回家。小艾瑞克的作息制度跟眾人踩不到一個點上, 他晚上六七點才來上班, 第二天凌晨離開公司。電腦程序員與眾不同, 喜歡日夜顛倒的工作方式, 老板理解, 只要你能完成任務, 給公司創造效益, 老板才不管你跟太陽一起工作, 還是跟星星月亮一起工作。

小艾瑞克告訴大家, 深夜上班好處很多, 四周靜寂一片, 沒有人來打擾他, 他頭腦清晰, 精力旺盛, 許多白日裏搞不定的技術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有人打趣他, 整棟樓裏就你一個人, 你不怕鬼嗎? 他說鬼有什麼好怕的, 鬼又不害你, 好幾次, 他聽見樓下的廚房傳來詭異的聲音, 有腳步的聲音, 有喝水的聲音, 有開冰箱的聲音, 還有蛋子球落在地上, 滾來滾去的聲音。他以為是幾個同事也在加班, 便匆匆下樓, 奇怪啊, 如果有人, 怎麼沒有燈光? 過去漆黑一片, 他順手扭亮了燈, 推開廚房的門, 什麼人都不在! 鬧什麼鬼。

我聽得毛骨悚然, 他倒不以爲然, 他說鬼不可怕, 人才可怕。深夜時分, 他居高臨下, 從窗戶看到各種詭異的現象, 跟鬼無關, 都是人幹的。兩三個毛賊, 撬門進了一家餐館的廚房, 從裏面偷搬了幾個箱子, 估計那箱子裝的不是魚肉就是牛肉。馬路上跑著一輛車, 開得搖搖晃晃, 司機多半喝醉了酒, 撞歪了停在路邊的車, 醉鬼連忙逃走。還有更奇的在後面, 那夜他看見一黑一白兩部車, 同時停在大樹下, 一男一女從車上站出來, 緊緊抱在一起, 他估計是偷情的已婚男女, 在深夜尋找婚外的刺激; 也有可能是未成年的少男少女, 趁父母熟睡時把車開出來幽會。除了人, 他還見過兩頭孤狸, 一大一小, 拖著長長的尾巴, 在深夜無人的小街上悠然走過, 似乎沒有察覺潛伏的威脅。

深夜的世界, 荒寂而怪誕, 沒有喧囂的景象, 跟白日的世界截然不同, 也只有深夜工作的人才能領略。

福島核災的啟示 程育甫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日本東部大地發生地震。這是有史以來全日本最大的地震。震幅是芮氏 9.0 級。之後引起的海嘯促成了嚴重的福島核災。放射物質大量外泄。大片土地及附近海水受到污染。核災給日本人民帶來恐慌。臺灣民眾也人心惶惶。臺灣目前有三個核能電廠在運轉中。第四個核能電廠在施工中。每

一個廠都有兩部機組。核四廠已接近完工測試階段。

福島核災已經引起許多臺灣人傾向反對核能。他們訴求停建核四廠。要廢掉運轉中的核一, 核二, 核三廠。希望把臺灣變成一個「無核家園」。徹底防止核災在臺灣發生的可能性。

當然這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能夠防止核災在臺灣發生。問題是要付出什麼代價。這種反核的情緒是出自於對核能的恐懼。是福島核災帶來的恐懼。我們在放棄核能之前, 實在有必要了解一下福島核災的真相。了解廢核對臺灣經濟及競爭力的影響。我們不應該失去理智, 被恐懼的情緒牽引, 不顧一切, 作出錯誤的決定。將來如果發現了真正原因, 後悔來不及就可惜了。

日本下議院在核災之後組織了一個專家團隊, 授權他們用六個月的時間, 詳細調查福島核災的起因, 將結果公諸大眾, 給全國人民一個完整的交代。這個團隊訪問了許多相關人物, 包括核電廠工作人員, 政府官員, 上到首相, 下到福島附近的居民, 做了筆錄, 經過詳細分析整理。寫出一份相當完整的報告。報告裡清楚指明, 核災的起因不是地震, 也不是海嘯, 不是天災。完全是人為的失誤造成的。他們進一步說明, 核災的原因是日本的核電廠沒有跟上世界潮流, 沒有持續對核電廠做安全方面的改進。也就是說如果福島電廠一直都有遵守國際間對核能安全陸續製訂的新規定。福島就能輕易的逃過一劫, 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核災。他們沒有粉飾遮掩真相, 以赤裸的語氣寫下真實問題的癥結。報告裡指出「我們的問題是: 對上級盲目的服從, 對長官從不質疑, 做事固守成規, 團隊精神至上, 跳不出一個島國人的心態」這是多麼沉重的自責啊。

原來東京電力公司多年來不理會日本監督單位的建議, 不願意依照美國核管會(NRC)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陸續訂立的新規定, 修改核電站的安全設備。日本其他電力公司也群起仿效。三四十多年來都不理會這些寶貴的新規定。日本政府高層領導顯然給予默許。造成監督單位完全無能。根本沒有發生監督的功能。這是福島核災背後的真相。如此形同虛設的監督比沒有監督還糟。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狀態。持續了幾十年。

日本人民為福島核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核災之後所有核電廠都被勒令停機。全國電力供應立刻出現大缺口。於是開始輪番限電。同時大量建造燒天然氣的發電設備。進口天然氣為替代能源。原本對外貿易小額順差, 立即變

成大額逆差。兩年半來, 逆差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到今年十月為止天然氣的進口累積已經超過 1800 億美元。預期核災三周年紀念時會累積到 2200 億美元。1800 億可以買 18 個核四廠。2200 億可以付清全部日本 50 個原子爐的貸款。由此可見核能替代能源的昂貴。

臺灣跟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 都是島國, 都常有像地震, 颱風的天災。島國的電力系統遇到天災時是非常脆弱的。因為不會有外來的援助, 必需自力更生。兩國都是經濟上靠對外貿易謀生。電力的供應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日本福島核災後的電力供應情況是最值得臺灣研討借鏡的例子。如果我們走向「無核家園」的道路, 日本現在的困境就是我們的未來。近年來國際趨勢仍是持續發展核能應用。美國有新的核能電廠開始施工, 韓國在大規模發展核能, 中國大陸空氣污染問題嚴重, 也在大力發展核能。解決全球暖化的目前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利用核能。臺灣未來的競爭力也需要有核能。如果有別的更好的選項, 不會到今天還沒被人發現。核能安全要靠政府有效的監督。從過去的事故吸取教訓, 製訂新法規。強制已經商轉的電廠, 持續修改安全設備是保證核能安全的最佳途徑。福島核災驗證了這個信念。臺灣已經運轉的核電廠是安全的。核四廠必需通過嚴格的測試, 原委會才能發商轉執照。一切照規定辦理, 不允許投機取巧走捷徑。民眾才能安心使用核能。

或收集地板上的汙物, 擦除汙點, 這做法不會因孩子們的譏笑而停止; 我從來不用新複印紙寫東西, 因為兒女們扔到垃圾箱裡的作廢稿沒有字的那一面就足夠我用的了, 還不算我收集起來的那些只有一面印有廣告的紙張。女婿說: 「好紙有的, 你就用好紙吧。」我說: 「這一點也不影響我做事, 我內心裡就是捨不得把只用了一面的紙扔掉啊。」浴室裡一排 8 個大電燈泡, 我關閉了七個, 剩下的一個我都嫌它亮的過分; 洗滌東西我只把水龍頭開一半, 這樣既不誤事又不費水……

這樣小氣和摳門, 是缺錢嗎? 完全不是。女兒女婿們都很孝順, 我一點也不缺錢花, 該花的錢我還真捨得花, 該有的東西我一樣也不缺。老伴還老拿我尋開心, 說我一聽到哪裡有好的中餐館就來了精神, 這話不錯, 我真的抱怨北維州這地方中餐館太少, 好的更少, 如果把北京任意一條街上的飯館搬過來, 都比這裡的中餐館又多又好。

我當然知道, 勤儉節約的思維和習慣在美國這樣的消費社會裡絕對屬於另類, 沒有多少市場和共鳴。可我也深信, 改革開放後到美國來的中國大陸的數十萬計老人中, 我肯定會有不少的知音, 因為我們都有著相同的遭遇和經歷。

所以才有看到浪費現象, 不管與己有無關係, 都心疼。才有剩飯剩菜只要不壞, 總是捨不得扔, 怎麼也要吃掉, 儘管網上、報上把吃剩飯剩菜的壞處說得嚇人, 也難使我改變; 用過一次的大紙巾, 我都收集起來洗淨晾乾, 用來擦灶台

消費社會裡的另類 鄒少男

據世界銀行收集的資料, 「美國經濟始終高度依賴於消費開支特別是消費者開支, 後者在美國經濟總量中通常佔有百分之七十的份額。美國最終消費支出, 2010 年的資料是 12.77 萬億美元, 人均 41327 美元。而同年中國僅為 2.76 萬億美元, 人均 2063 美元。」

我在美國生活了整整七年, 親身驗證並深刻體會到美國人的消費能力和作風習慣。他們刷起信用卡來, 可謂盡情, 實吃即揮, 毫無顧慮。個人消費水準遠超超市的購物推車和家庭裡的電冰箱可見一般。超市的購物推車大的驚人, 尤其是 COSTCO 的購物推車, 比別的超市都要大。人們把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品及其它生活物品像搶購似滿滿的堆在車上推出來。家庭電冰箱也大的使一般人難以想像, 寬、厚達 90 公分左右, 有一人多高, 裡邊堆放的食物就是一個濃縮了的微型超市。

凡此種種, 在我這另類的眼光裡, 巨大的消費特別是公共消費中包含著驚人的浪費。

請看, 機關、公司的大廈雖然人走樓空, 卻整夜燈火通明; 超市、商店、辦公室等公共場所, 夏天冷氣開的讓人打顫, 冬天熱氣放的使人出

汗。其實只要稍加調整, 即可節省大量的能源; 政策鼓勵人們住大房子, 龐大的一棟房子只住幾個人甚至一個人, 卻任由空調機整天不停的耗費著電和氣; 公共交通萎縮到極點, 逼著人們每天一個人長時間開著一輛車占路、耗油; 每天有大量質地優良, 五顏六色的廣告及免費報紙、厚厚的書刊, 通過郵車送到千家萬戶, 接著絕大部分又被人們不正看一眼就隨手丟進了垃圾箱。它們從生產線下來, 上郵車, 進郵箱, 到進垃圾箱, 再上垃圾車送到垃圾站, 其時間過程可謂高效率; 超市里包裝物品的塑膠袋供人任意的揮霍, 蔬菜、果品等每一個品種都要裝一個塑膠袋, 結帳時又要小袋再裝進大袋, 一次購物回來, 一大堆結實耐用的塑膠袋成爲廢品; 凡公共洗手間, 都備有多種手紙, 我發現多數人在如廁後洗完手, 大把大把的撕扯著擦手紙, 撕扯一次不行, 兩次, 三次甚至更多, 轉眼間一大堆紙就這樣極低效率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他們的行為說明從來就不知道何爲節約; 中小學校食堂中午豐富的學生營養餐, 吃一半扔一半, 甚至不吃全扔, 極爲普遍; 有的超市把一些已到保質期或即將到保質期的生熟食品傾倒進垃圾車, 毫

無吝惜之心, 其實只要有一點節約想法, 採取一點措施, 完全可以不至於這樣; 一些麵食加工環節, 本來完全可以把加工過程的下角面料收集起來, 繼續加工成產品, 但卻不, 一股腦的推進了垃圾桶了事, 讓人無法理解……

在美國生活的這些年, 我的思維方式有許多改變, 但勤儉節約的習慣思維卻很難改變, 根深蒂固, 這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我生長在農村, 苦難的生活經歷一直深深地紮根在我的記憶裡; 還有母親對我的影響一直伴隨我接近不惑之年, 直到她老人家去世。在和她老人家一起生活的那些年裡, 我們有時不小心即使浪費一粒米, 一滴水, 「喪天良」的罵聲就會不絕於耳; 再有在改革開放前的很長一個時期生活物資的匱乏, 容不得你不珍惜分錢粒米。尤其是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 被餓怕了, 對糧食的金貴和敏感近乎條件反射, 永生難忘。直至今日, 儘管已置身於物質極大豐富的美國, 也難改早已定型的習慣思維。

所以才有看到浪費現象, 不管與己有無關係, 都心疼。才有剩飯剩菜只要不壞, 總是捨不得扔, 怎麼也要吃掉, 儘管網上、報上把吃剩飯剩菜的壞處說得嚇人, 也難使我改變; 用過一次的大紙巾, 我都收集起來洗淨晾乾, 用來擦灶台